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九

作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作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邁上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
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
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
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
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无爲夫淺知

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

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

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溜澗之合疑難辯矣

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

作九

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

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

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

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

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

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

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
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
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作九

二

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
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
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
無譽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

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
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
嘗勝矣語其持非鳧鷖之君則不足以爲
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
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
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
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
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
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

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
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于不爭之地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
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
以知趙氏之昌也

作九

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
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
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丁
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
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
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
地之牲也則其无故而生是所以爲吉事
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

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
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
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
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
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迂者非不
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
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
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
至于再又孔子以爲祥而教之薦上帝其
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

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
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爲輕重
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
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
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

作九

四

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蹀並趨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无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
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
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躐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於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作九

五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於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鈎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

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
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驪者黑
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
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
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

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
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
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
伯樂不足以知九方臯夫沙丘之馬未嘗
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

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齟齬與駑駘並馳於
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
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
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
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作九

六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前剪剪者又
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
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
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
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爲其軋已也官大者
主惡之爲其逼已也祿厚者怨逮之爲其
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

作九

七

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
不厭其多此其爲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
无憂老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
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
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爲而爲要二人之爲
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

作九

八

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
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
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
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
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已也此二

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穀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受已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

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
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來，
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
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覩萬物之變

作九

九

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
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旣以
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
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
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

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
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
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
其駭奢爲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
中者將啓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
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叔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嚅然遽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若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祖則就而舖及其既舖之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請盜之食爲盜至於

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徃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
知已故去今徃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志其身者也

作九

十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
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爲我貴而愛之以蘄

不死由是慮物之爲已害也其於萬物欲
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內惑怨
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
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
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
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
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
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
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

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爻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
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十九

十九



